



## 浙東名刹——雪竇寺

餘子

「雪頂胡僧眼覷天，只應風月是亡緣，那知化作人間雨，千丈巖頭一道泉。」

宋·舒亶「登千丈巖」詩

「偶爲清遊宿梵宮，清晨試上最高峯，水翻雪色寒猶落，雲掩丹光遠千重。舊有一僧能跨虎，近聞三洞盡藏龍，下方車馬應難到，煙際惟聞日暮鐘。」

元·黃玠「題雪竇寺妙高臺」詩

「平生性野多違俗，長望雲山歎式微，暫向溪流濯塵冕，益憐薜蘿勝朝衣；林間煙起知僧在，巖下雲開見鳥飛，絕境自餘麋鹿伴，既開徠遠悟禪機。」

明·王陽明「題雪竇寺」詩

「來者尋山寺，山林別有春，路花尋笑客，梵鳥自呼人，斜日催行騎，西風落醉巾，到來圖畫裏，天地一閑身。」

明·倪光「上雪竇寺」詩

雪巖風景如何？從古人這些詩篇中可概見一斑。

民國廿四年（一九三五）春，恰又有事到寧波，乃多預算了幾天，辦理正事既畢，遂約一位在甬稅局服務的朋友胡慶榮君，同往奉化遨遊。胡君一面摒擋，一面又約了一位奉化籍的同事偕往導遊，余更欣謝，沿途邊玩邊談，獲益匪鮮。

到了溪口，右望武嶺橫列，松竹蒼翠，朝左一看，只見一宮殿式的建築，富麗堂皇，近在咫尺。友人指曰：「這就是文昌閣。」吾人精神爲之一振，遂緩步登臨，憑欄四顧。但見溪流清澈，游魚可數。閣前溪岸較寬，水亦較深，儼若一個池潭，而游魚

有若飼養的盆景，翻騰縱橫，無所驚懼，其中竟有長逾尺許者，俯視久之，不禁想起莊子的秋水篇上所說：「鯨魚出遊從容，是魚之樂也。」

舉目環望，但見羣峯圍繞，丘壑重疊，友人道：「這些山峯，都是四明山的一脈，所有山泉溪溝的水，都分別流到此地，匯爲一河，經文昌閣轉東入于甬江，然後經鄞縣鎮海歸于大海，故此地名叫溪口，實即這些山泉山水的總匯。」吾人欣賞之餘，再看沿溪兩岸，竹木蒼鬱，蜿蜒曲折而來，有若一條巨蟒，而所有山嶺，莫不林木森森，青翠欲滴，絕無一處有荒野童濯之象，誠令人心曠神怡。

在閣上徘徊久之，然後轉到武嶺之下，但見武嶺小學，排列整齊，建築堅緻。惟嶺下空間欠大，氣象微覺逼促。以小學立於其中，除運動場有所不足外，自也算有相當規模的了。

隨即循街市走去，經過蔣氏祠堂，乃恭入瞻仰一番，見祠宇陳舊，足顯故家喬木。廳堂三開間。右壁懸有據說是岳飛所書的諸葛亮出師表碑屏八大幅，每幅長約八呎，倒也與祠堂的敞頂相配稱。余笑對胡君道：「我家也有這樣的八大幅，但係硃紅所拓，顏色不同，不管是否岳武穆所寫（余曾數聞老輩言岳飛不一定善書），字總還不俗。杭州人喜于夏季懸硃，所以我也從俗，並且我對於賞鑑家所謂「真、精、新」的標準與程序，也頗表懷疑。愚見以爲應先看書畫的精不精，因假貨也有精品，真跡也有敗筆，著名的風氣，真不知埋沒了多少人才，老兄以爲如何？」胡君微笑頷之。

溪口街市不大，又多止一邊店舖或居室，靠溪水的一面，則爲水泥堤岸，相當整潔。又間有竹樹，臆想居民或旅客，晨夕徜徉溪邊，必然清氣撲鼻，樂也融融，住在此地的人有福了！

斯時日已近午，友人乃約到其戚家便餐，並覓借用之司機同喫，餐後，余欲酬謝，友堅不許，只得再三道謝，而復直駛蔣母墓。

墓室有人看守，經友人說明來歷，方允入內。但見墓廬半新，格局不大，屋僅平房三間，中爲過道，實用僅左右兩間，左間門閉未啓，似是臥室，右間乃係客廳，遂先直入恭謁王太夫人之墓。墓亦饅頭式的黃土一堆，上生青草，其形式與普通墳塋無異，墓前樹立一碑，爲朱執信先生所書，碑上蔣先生的派名或學名爲瑞源。但碑高出土不過三英尺，寬亦僅約呎半，想係原立，故毫無特殊之狀。四週除大門連屋三間，旁有小小下房外，亦無任何設備。——當時所見如此，其後有無改變，不得而知。

隨即漫步四週，遠觀近詳，但覺四圍山色，隴翠環繞，鳥鳴蟲吟，幽閒無比。乃問友人道：「許多人都說蔣母墓經過著名專家點穴，風水奇佳。二位對此有何高見？」二友同聲道：「我們對於此道，完全外行，倒要請你指點。」余道：「我也一竅不通。平常只聽人說什麼『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』等等，究竟怎樣看法？恐怕需要拜師的哩。」

盤桓之餘，折出至客廳，小坐休息。客廳進門處，置一大書棹，似又兼書房之用，室爲長方形，寬約丈許，長約十五、六尺，上有承塵，屋內佈置，相當舊式。兩壁懸有王一亭繪畫八大幅，憶爲春夏秋冬之類，乃一亭贈送蔣宋新婚的禮品，自是力作。但當時只覺開漫艷麗罷了。內心又有點詫異，何以將這樣新婚禮品，掛在這種墳塋地方？而且畫幅既長又寬，裱裝精緻，上鈎於畫綫木條，垂幾及地，下段約尺許被椅几所掩，各幅之間，毫無間隙，令人發生擠迫擁塞之感。

室內兩旁各置老式紅木椅二張，靠外壁一面，有一較長紅木几，上畧有陳設。內一意意大利大理石鏡屏，寬約二十英尺，高約十四英尺，天然花紋，亦如我國雲南大理石，而遠不如若干世家故宅的大理古屏之花紋生動與逼真。

且說當日我們離開蔣母墓直駛到入山亭。斯時公路暫築到此爲止（後即通到雪竇寺）。遂停車換轎入山（經常有轎若干乘停此候客）。亦曾問借來之司機願入山否？他說，早已去過，不願再跑。只得請他在就近農家借住相候，而予以資金以使其酬謝。

抵雪竇寺前，已近黃昏，乃直入寺旁中國旅行社招待所中寄宿。飯後，三人各飲白蘭地酒兩杯，精神奕奕，逸興遄飛。奉化朋友問道：「閣下認爲山景如何？」我說：「彎彎轉轉，都在松林中慢慢上升，空氣好像濾過了的，實在沁人心脾，舒暢之極，一路只聽到轎夫們啊哩啊啦了一大陣，我因一句都聽不懂，就在轎子上睡着了，真是享受過份，所以也未看到山景。」

奉化朋友道：「他們說的本地土話，難怪你聽不懂。他們說得倒也有趣。」余亟問：「說的甚麼？」友道：「他們說：這幾位先生，斯斯文文，都不說話，不像另外來的先生們大聲說笑。就是蔣總司令坐在轎上，一個人也要唸咒哩。另一人說，總司令進山，總是天下出了大事，他要到廟裏求菩薩保佑，所以先要唸咒，那裏人人都會唸咒的呢？」我們聽後大笑。問道：「你相信不相信他會唸咒呢？」

奉化朋友道：「我想，他或許是在背書。（即背誦）可能背的是中庸，大學之類的書。聽老輩說，他小時讀書很聰明，讀過的書都背得瓜滾爛熟。」我說：「我相信你的話。他每次到杭州，多要在省黨部訓話一次，講的大概不離中庸大學之道，可說是出口成章，只是說普通話說得艱難一點。」

當夜酣眠，翌晨黎明即起，早點時，三人共商遊程。友說：有兩種方式：一由近至遠，先到山中隨喜，而後再遊山觀瀑，另一則相反。胡君與余均贊成由遠而近，並主張玩到午後即到寺裏素餐，請友人向和尚先打個招呼。

出發時，約七時左右，都先要步行，轎隨于後。由小徑盤下至山崖的飛雪亭。斯時山霧漸薄，頗有寒意，俯首一觀，懸巖空壑，深不可測。遙望對面，但見匹練飛瀑，從青紫相間的巖石上噴礴而出，有若一條長蛇，順着嶙峋突兀的削壁直衝而下，朝陽反射，七彩繽紛，空山靜寂，聲若雷鳴。那瀑布冲到千百尺下，

忽爲巨石所阻，無法直溜。但它不甘停滯，輒化整爲零，尋隙鑽縫，遂變爲萬縷銀絲，雪飛玉碎，紛然灑落，誠屬壯觀。

佇立久之，乃乘轎下至瀑布前面的仰止橋，近而觀之，但覺寒氣襲人，水花撲面，衣履皆染潮濕。仰視山不見頂，說話對面不聞。但覺千丈白絹，彷彿由空中拋下，到轉山腰，又化爲其大無比的珠簾，搖搖擺擺，變幻各種彩色，有如燈光下的鑽石，奇麗射目，難以逼視。欣賞有頃，不覺側身而行，蓋無意中的反應，殆欲脫離此種興奮過度，氣勢迫人之壓力，而亟欲回復常態與恬靜的環境。

行離瀑布稍遠，已可互相談話，余道：「這瀑布上截好像雁宕山的小龍湫，下截則像雁宕山的大龍湫。合起來既不像天目山的大瀑布，也不像天台山的石梁瀑布，倒真是另具一格的千丈巖大瀑布，實屬各有千秋。」友人道：「具慢贊賞，還要到妙高台上再作第三度的遠觀以後，再作評論不遲。」

三人遂乘轎上山而抵妙高台，台係一突出的巖石，上面平整，似屬天生。三面臨空，下不見底。整個平面，約三、四千平方尺，左右亦間露泥地，均有長松各數十株，英姿挺秀，時韻松濤。前面靠邊處，立有石柱鐵欄，以防傾跌或捨身。靠後面則有僅建數年的小室三楹，內供有菩薩，也有二僧。正門前由蔣先生題有妙高臺三個大字的匾一方。

我們緩步到欄杆邊上一望，左面即看見那條瀑布，矢矯而下，渾然一體，但見氣勢凌厲，一瀉無阻，近午日光之下，色彩益增嬌艷，因距離已遠，只覺欣賞不足，反毫無遭受壓迫的感覺。

我情不自禁的道：「像妙高台這種形勝奇景，若能遊息於此，讀書、練武，吸天地的英氣，受日月的精華，朝夕濡染，必然身心健強，胸襟恢弘，就是要以天下爲己任，也定能大公無私，勝任愉快，造福國家人羣。」扯了一陣，大家肚皮早空，遂急急轉回雪竇寺，頗有「餓馬奔槽」之勢。

寺裏素齋可口，胡君盛讚。說是不亞於杭州煙霞洞的菜肴。我笑道：「這正是『飢者易爲食』呵！」飯後，茶畢，由知客和尚導遊全寺，一面與之閒談，乃知此寺創於晉代，原名「瀑布觀音院」。唐光啓年中（八八五）罹兵燹，景福元年（八九二）宣城常通禪師（南岳五世）來住此寺，增而新之，改爲十方禪院。宋淳化三年（九〇三）建「成藏閣」，咸平二年（一〇〇〇）賜「雪竇資聖禪寺」額。乾興元年（一〇二二）明覺重顯禪師住此三十年，即著名之碧巖錄著者雪竇禪師，擴建寺基，大興雲門宗。雪竇寺，遂成爲天下禪宗十刹之一。

宋理宗曾夢遊雪竇，御書「應夢名山」四字以賜。元明間寺屢毀屢建，今存者唯御碑亭之刻石而已。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蔣先生重修飛雪亭、觀瀑橋（仰止橋）等勝跡，並書「四明第一」及「妙高臺」匾，增光山色。

民國廿一年秋（一九三二），太虛大師來住此寺，大師尙彌勒唯識學，改定其寺爲彌勒道場，遂與普陀、九華、峨嵋、五台成爲天下五大道場之一。

雪竇寺所在，甚據山的形勝，左面崇山峻嶺，重疊環繞，右面千丈巖，妙高台，錯綜序列，俯視羣壑，目空一切。溪水來自四明山巔，源遠流長從無涸竭之虞，經寺旁而至千丈巖，化爲萬尋懸瀑，氣象萬千。遙想四明學派之形成，及黃梨洲諸子之光芒，與雪竇山之幽邃挺峭，直接間接，似不無多少精神上的影响。該寺自不能與天童、玉皇兩寺相比，亦無靈隱之宏偉，淨慈之幽深，更難與普陀山之前殿、後殿，動輒能打千僧齋者相侔。然在雪竇深山之中，有是等規模古刹，自屬難得，其殿前有老梅一株，頗爲著名。

遊畢，畧送香金謝齋，又赴招待所結賬，即乘轎下山，至入山亭，資遣轎夫，覓到司機，駛返寧波，已萬家燈火，當即酬謝司機，辭別二友，登三北公司輪，夜航至滬而返杭。